

基督教禮儀要素的文化內涵解析

—以涂爾幹神聖場域及德勒茲結構象徵為理論框架

利百加

廈門大學哲學系

摘要：基督教禮儀是基督教信徒禮拜上帝外在的表現形態，也是內心對上帝信仰的敬虔表達。基督教禮儀是信仰核心外展的結果，在基督徒信仰生活中常以聖言、時間、空間、象徵等要素作為他們敬拜上帝的方式和內容。文章首先探討了上帝聖言、神聖時間、禮儀空間和有形標記等禮儀要素的文化與神學意義，揭示其在基督教信仰中的核心地位。接著，嘗試從涂爾幹的「神聖場域」和德勒茲的「結構象徵」剖析基督教禮儀蘊藏的核心教義、神學思想和教會傳統，以便挖掘基督教禮儀空間中的歷史意義、信仰闡釋、文化內涵和社會功能。最後，結合現代轉型與本土化探索，探討基督教禮儀空間在當代社會中的變遷與挑戰。基督教禮儀不僅是信仰的外在表達，更是信徒與上帝相遇、社會整合與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

關鍵詞：基督教禮儀；神聖場域；結構象徵；社會功能；文化內涵

引言

在基督徒的認知體系內，禮儀被視作上帝以其言語和行動持續庇佑人類及世界，推動其邁向終極圓滿之境的關鍵途徑。上帝以「隱藏的榮耀」(hidden majesty) 姿態，懷著慈愛與智慧靠近人類，意味著其並非直接以榮耀形態降臨，而是選擇在有限的物質形式中，謙遜地向信徒顯現自身。道成肉身，耶穌於特定時空與人類相遇，以人類語言和行動傳布救恩之道，通過自然之物、動作和文化象徵，將無限且無形的恩典予以標記與實現。在神聖禮儀之中，基督的恩典借助有形事物，憑藉聖靈的能力臨在於教會。基於上帝對受造物與人類文化的肯定，基督教從救恩史啟示中甄別出諸多事物，將其作為禮儀的標記、象徵與工具。基督教禮儀不僅是信徒對上帝信仰的外在表達，更是其內心敬虔與精神追求的深刻映射，既是信仰核心的外化形式，也是信徒在時空維度中與上帝相遇的重要途徑。禮儀借助聖言、時間、空間和象徵等要素，將信仰的

抽象概念轉化為具體實踐，使信徒在有形儀式中領略無形神聖。

禮儀實踐不僅是個人信仰表達，更是一種集體信仰體驗。在涂爾幹宗教社會學理論架構下，宗教儀式，尤其是空間維度，作為社會整合與集體意識強化的關鍵機制，蘊含深厚象徵意義。涂爾幹在《宗教社會學》中指出，宗教儀式通過特定的空間布局與物理環境，創造出一種「神聖空間」，這種空間不僅隔離了世俗與神聖，還通過集體的聚集與共同的行為模式，強化了社會成員的集體認同感。例如，在舉行宗教儀式時，人們聚集在一起，宗教儀式產生作用的方式不在於神聖事物對人的影響，而在於儀式中群體對個人的影響。共同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活動讓他們意識到，他們屬於同一個道德共同體，每一場宗教儀式都是在強化個人對社會的依附感，均深刻反映了基督教的信仰體系與社會功能。本文聚焦於剖析基督教禮儀基本要素及其文化內涵，深入探究涂爾幹神聖場域理論與德勒茲結構象徵理



論在基督教禮儀中的呈現，闡釋禮儀如何彰顯基督教核心教義、神學思想、教會傳統、歷史意義、信仰闡釋、文化內涵及社會功能。

一、上帝聖言：禮儀的核心與靈魂

對基督徒而言，以人類語言書寫的聖經，本身就是一件上帝傳遞無形恩典的聖事。^[1] 因此，構成基督教禮儀的一個核心要素是聖經。基督教通過話語、動作、事物等，交織出一幕幕上帝的救恩行動，都是來自於聖經。聖經是上帝救恩行動的成文見證，見證並啟示出上帝創造與拯救工程的奧秘。上帝以祂的言語和行動，在世間展開祂的救贖工程，甚至自己降世為人，為的是將人和萬物帶入與祂的聯合之中。聖經中的這些救恩事件，揭示出神人生命融通的禮儀應有的形式和要素，可謂今天教會禮儀的原型。^[2]

在最初的創造、原初人類的歷史、以色列民族中，上帝奇妙地設立了敬拜祂的禮儀團體。舊約記載並見證了上帝對以色列人的拯救，以及以色列人對上帝的讚美。舊約子民的禮儀實踐包括在禮儀中誦讀和講解聖經、聖道禮儀的結構、按時辰祈禱（詩 119:164）、以詩篇祈禱、頌讚或祝福的禮文（如民 6:24-26）。逾越節晚餐、在聖所裡的崇拜和祭獻等，在新約子民的禮儀中得以延續並發展。特別在教會的禮儀行動中，廣泛地運用詩篇。《詩篇》的形式與內容多姿多彩。它表達人在生活的各樣處境中，歌頌上帝在自然和歷史中的奇妙工程，表達人心的悲喜情感。亞歷山大的副主教亞他拿修（Athanasius）就認為詩篇是「一本敘述整個人生歷程的書，包括一個人的所有心靈狀況和思想動向」。^[3] 宗教改革家，尤其是加爾文，對於在崇拜中使用詩篇，至為贊同。詩篇是上帝對人的呼喚，是人對上帝歌唱「哈利路亞」。上帝的呼喚與人的回應，在耶穌身上匯聚。^[4] 《詩篇》所預言的，在耶穌受死復活的福音中實現。《詩篇》記念上帝已實現的救恩，期盼救主基督的再次來臨。它融合了新舊約子民對上主的頌讚，是發自人心底的頌唱，是全會眾的讚美歌聲，是萬世之聲、宇宙之言。

新約記錄並見證著上帝在耶穌基督的道

成肉身、受死復活及升天、聖靈降臨中實現的神人共融。在聖靈的引導下，在耶穌基督的磐石之上，使徒們建立初期教會，寫作新約文書。早期教會的禮儀崇拜及禮文，與使徒們的新約寫作相互借鑒，運用於不同的禮儀場景，例如：

(1) 宣信禮文（太 16:16；羅 1:2-4，4:24-25；林前 8:6，15:3-7；林後 5:14-15；弗 4:5-6；腓 2:5-11；西 1:13-20；提前 2:5-6，3:16）。(2) 呼喚認罪的禮文（弗 5:14；約壹 1:8-9）。(3) 悔罪禮文（太 4:17；可 1:15）。(4) 赦罪禮文（太 9:2；可 2:5；路 5:20，7:48）。(5) 求禱禮文（太 18:19-20，21:22；路 11:9-10；約 14:13-14，15:7，16:24）。(6) 洗禮禮文（太 28:19「奉父、子、聖靈的名」）。(7) 設立聖餐的禮文（太 26:26-29；可 14:22-25；路 22:19-20；林前 11:23-26）。(8) 聖餐禮禱文（路 1:46-55 的尊主頌；路 1:68-79 的撒迦利亞頌；路 2:14 榮耀頌；約 6:35-58 耶穌關於聖餐意義的聖言；約 15 關於葡萄樹的聖言；約 17 章的大祭司的禱文；羅 11:33-36；提前 6:15-16；提後 1:9-10；多 3:4-7；來 1:1-4；彼前 1:18-21，2:21-25）。(9) 呼求聖靈降臨禮文（弗 5:18）。(10) 平安禮禮文（羅 16:16；林後 13:12；帖前 5:26；彼前 5:14）。(11) 聖餐禮之後的感謝文（羅 8:31-39；提後 2:11-13）。(12) 主禱文（太 6:9-13；路 11:2-4）。(13) 差遣禮中的祝福禮文（林後 13:14；加 6:18；腓 4:23）。(14) 差遣禮文（太 28:18-20；可 16:15；路 2:29-32；約 20:21；林前 16:22-23；帖前 5:16-22；提前 6:11-12；約壹 4:7-11）。(15) 結束禮文（林前 16:22）。在基督徒看來，聖靈是聖經的作者，聖經記錄並見證著初期教會的禮儀行動，它們共同塑造著上帝子民的信仰生活。

特別是新約聖經中的最後一卷書《啟示錄》有著鮮明的禮儀色彩，大量地指向早期教會的崇拜生活場景。全書以崇拜開始的問安禮文開始（1:4-5），以崇拜結束的祝福禮文結尾（22:20）。它描述天上禮儀的樣式，為地上教會的禮儀指出其邁向的基督再臨時末世的勝利景象。眾多詩歌頌唱教會團聚在復活基督身邊的場景，標記出聖餐禮所指向的人與復活基督合一而喜樂的精神，如啟 4:8、11，5:9-10、12-13，7:10、12，

12:10-12, 15:3-4, 19:5-9, 21:3-4, 22:17、20, 它們是經典的聖餐禮禱文。

在基督教禮儀崇拜中，總需要上帝聖言的宣講，對於上帝話語的宣講光照並堅固基督徒的信心。可見，聖經的宣講是禮儀崇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總之，在禮儀中，所誦讀的經文以及講道所解釋的經文，都是從聖經而來的；禱詞和頌唱的詩歌，也是由聖經靈感而來的；還有動作和象徵，也都是由聖經內取意而來。^[5]

二、神聖時間：禮儀的節奏與救贖的脈絡

自然界藉日夜的交替和年月的更遞顯示其節奏。在時間內，一切生物均依循各自的周期生活。^[6]人類根據年、月、周和日的時間劃分，度量自己的生命和經驗，並決定其行為和活動。古往今來，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國家或宗教群體在這樣的時間框架中，分別加入各自的理解和節慶，也就是為時間賦予記號，表達與塑造身份。^[7]如中國的先祖根據星宿變化與人間季節更替的關係，推演出了二十四節氣。它不僅指導著人們的農業生產，還形成了豐富的生活與文化習俗。

聖經記載，當上帝創造太陽與月亮時，祂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創 1:14）。伴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節奏，人們發展出晨禱與晚禱。按照時間的變化，以色列人甚至「一天七次讚美」神（詩 119:164）。以色列人以七日為一循環，將第七日分別為聖，在這一日與上帝相遇。在春秋交錯的一年之中，以色列人要向上帝三次守節：除酵節、收割節和收藏節（出 23:14-16）。人與上帝的相遇和聯合，總在分別為聖的時間與空間內。

對一個基督徒而言，時間是基督救恩的實現過程，基督是時間的主，時間因著基督耶穌而具有意義。基督在一年中不斷地以不同的形式，臨現在基督徒的生活裡，尤其借著禮儀—神話語的宣講、聖禮的施行、團體的祈禱和服務。而因著基督這不斷的臨在，基督徒擁有的是一個指向永恆的時間觀，其最終目的與圓滿是基督再來的那一刻。為此基督徒的時間觀猶如一個螺旋

式向前發展的過程，方向是與「末世」（Parousia，即「基督再來」）接近，終點是與基督合一。尤其是舉行禮儀的時刻，更是救恩的時機，在禮儀中，已經發生的救恩事件再現眼前，使人領受，且預祝和體現救恩的完成。因此，基督徒的時間觀是禮儀性的一即救恩的機緣。^[8]按照上帝在以色列民生活中的啟示，以耶穌生平為基礎，基督教慶祝禮儀年、「主日」，使人與基督在往復向前的時間中相遇和聯合。^[9]

（一）教會的禮儀年：基督生平的周期性紀念

基督教將各種禮儀在節期、節日中一年的循環稱之為「禮儀年度」，或簡稱為「禮儀年」，又稱為「教會年」、「恩寵年」、「救恩年」等。^[10]

禮儀年以耶穌基督的生平為核心，透過基督的降生、受洗、受死、復活、升天、差遣聖靈以及主的再來，建構其內容。其主要有兩個循環期，一是聖誕循環周期，以聖誕節為核心；一為復活循環周期，以復活節為核心。還有兩個「在中間」的時間段，稱為「常年期」。聖誕循環期是從將臨期（聖誕節前的準備）至主顯節之前；第一個常年期是由主顯節到聖灰日前星期二結束；復活循環期包括大齋期（復活節準備期）、受難周、復活期、聖靈降臨節；第二個常年期則是由聖靈降臨主日後星期一至基督君王節的星期六。在這些不同的時間段中，除主日的慶祝外，又穿插了許多不同的紀念日和節慶，由此形成教會的「禮儀日曆」。

顯然，這種年復一年的追念不是對過去事件一種冷酷而缺乏生命的回憶，也不是對已往事物一種單純的紀念。禮儀年宣揚的就是耶穌基督，說明的是基督繼續臨在教會內，繼續走祂無限仁慈的里程，繼續拯救苦難的人類。^[11]在將臨期，基督是信徒所期待的彌賽亞；在聖誕節，基督道成肉身來到人類世界；在主顯節，基督顯現在人們面前；在受難節，基督為全人類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在復活節，基督從死裡復活給人帶來復活的盼望，然後升天坐在父神的右邊，並派遣聖靈。對於基督徒來說，參加一個個節日的慶典活動，是與基督相遇的神聖時刻，人們仿佛身臨其境，進入或參與基督救贖的偉大聖工



之中，從而堅固信仰並使信仰進入一個更高的層次。康志傑在其著作《基督教的禮儀節日》中評論說，禮儀年以時間運行為機制，將節期、節日用一種邏輯的必然聯繫、一種可信、可行、直觀、形象的手法，將信徒帶入平安、喜樂的處境界，它仿佛是一種凝固劑，將教會、神職人員、普通信徒有機地結合為一個整體，從而為教會的健康發展注入動力、凝聚力並激發活力。^[12]

1. 將臨期

「將臨期」的拉丁文為 *Adventus*、希臘文為 *Parousia*，意思為「將要來臨 (coming)」，「將要來到 (arriving)」，是禮儀年的首個節期，指著主耶穌降生前的一段時間而言，以聖誕節前的四個星期為守這節期的日子。^[13] 這四個星期的每一個主日都有特定的焦點：1. 悔罪；2. 等候；3. 預備；4. 歡樂。^[14] 實際上，將臨期有兩層的含義：第一，紀念和慶祝耶穌基督第一次的來臨（降生）；第二，預備迎接耶穌基督的第二次來臨。^[15] 因此，在將臨期期間，基督徒在為著耶穌的誕生獻上感恩的同時，也期盼著耶穌在末世的復臨。

為了引導信徒做好充分的準備，教會傳統做法是在講台前適當的位置，放置一個用常青樹編織而成的圓圈或花環，稱為「將臨花環」。此花環內擺放有五支蠟燭，其中三支為紫色、一支為粉紅色，另一支則是較大的白色蠟燭。三支紫色蠟燭和一支粉紅色蠟燭代表將臨期四週，分別寓意平安、仁愛、喜樂和光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周採用的是粉紅色蠟燭，以此紀念宣告馬利亞要懷孕生下神子的日子。^[16] 在將臨期期間，每個主日都會按順序點燃一支蠟燭，隨著點燃蠟燭的增多，表明了基督徒越來越迫切的期待。直至平安夜，所有的蠟燭，包括白色蠟燭都會被點燃，表示迎接主降生。點燃蠟燭戲劇性地表達了信徒期待耶穌的到來。蠟燭象徵著基督是世界的光，祂照耀著「坐在黑暗與死亡陰影下的人群」（參路 1:79），跟從祂的人「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參約 8:12）。此外，常青樹象徵了永生與上帝的不變性，花環的形狀則象徵著一個「時期已滿」，基督將來到人間，上

帝的永恆存在與無始無終。^[17] 由於將臨花環蘊含著深刻的寓意，其優美的造型為教堂環境增添了美感，並營造出盛大節日即將來臨的喜慶氛圍，故而成為將臨期中一項重要的禮儀。

2. 聖誕節期

聖誕期紀念和慶祝基督降生成人的奧秘，時間從 12 月 25 日一直到 1 月 5 日共 12 天，通常包括至少一至兩個主日。崇拜儀式的精神和崇拜空間的形象化從將臨期第四個主日到聖誕期的慶祝發生明顯的變化。白色、黃色和金色是聖誕期的顏色，並且有許多可見的記號和形象，如蠟燭、牧羊人、天使、明星、馬槽等。

聖誕節 (Christmas) 是這一時期的高峰，透過紀念基督耶穌的降生向世人宣告神的愛和救贖的大能。在公曆 12 月 25 日慶祝，有的教會從 24 日晚就開始慶祝活動。不論是否星期天，基督教常舉行隆重的慶祝活動。有些教會演出聖誕劇，表演耶穌降生的故事：如天使向牧羊人報佳音，東方博士朝見聖嬰耶穌等；有的舉行慶祝音樂會，演唱聖誕頌歌。普遍演唱的聖誕頌歌有《平安夜》《聽，天使報佳音》《鈴兒響叮噠》《普世歡騰》《聖誕鐘聲》等，但最隆重、最著名的聖誕頌歌是韓德爾的《彌賽亞》，一些條件好的大教堂常常舉行專門音樂會演唱《彌賽亞》來慶祝聖誕。聖誕頌歌在教堂演唱，更加增添了節日的喜慶氣氛。

此外，聖誕樹是聖誕節中的一種裝飾品，一般用杉、柏等呈塔形長青樹裝飾而成，樹上掛著各種華彩、緞帶、玩具和禮品，供人觀賞，以增加節日的氣氛。聖誕樹上又常以燭光或燈光作裝飾，象徵著耶穌是世界的光。

3. 第一個常年期

常年期包括了主顯節及其之後的主日，到聖灰日前星期二結束。此節期的目的是顯示「道成肉身」的真義，因此，在此期間的不同禮儀活動中，以強調主耶穌如何在不同的場合藉著不同的途徑向世人顯示祂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為重點。^[18]

主顯節是在為期 12 天的聖誕期結束以後，於 1 月 6 日慶祝，英文 “Epiphany” 意思是上帝

的顯現或顯示。根據《新約》記載，耶穌曾三次向世人顯示其神性，第一次為誕生的時候，上帝引領東方博士前來朝拜，顯示祂是基督；第二次為開始傳道受洗之時，「聖靈」仿佛鴿子降在祂身上；第三次在參加迦拿婚宴時，將水變為酒，顯示出祂的榮耀。所以，教會規定1月6日為主顯節，以紀念這三件事。傳統上，教會在聖灰日前，主顯節後常年期的最後一個主日慶祝耶穌基督的登山變像。在其中彼得、雅各和約翰認清了耶穌基督身上所彰顯的上帝偉大的榮耀（可9:2-12）。在這榮耀的光中，基督徒看見耶穌的身份得以更完美地呈現，並瞥見耶穌在完成拯救工作後將要得到的榮耀。

4·大齋期

大齋期，也稱為「預苦期」「四旬期」，指復活節前的40天的預備期，以聖灰日（Ash Wednesday）為其起始之日，並以受難周（Holy Week）為其終結。大齋期期間，經文的宣讀和牧者的宣講都以主耶穌傳道的工作為重點，特別是比喻的教訓及主耶穌施行的神蹟奇事，此外，又著重察看主耶穌面臨的反對勢力和祂如何預備自己，接受十字架的痛苦和死亡，教會在這節期回想主耶穌受死前的經歷，並與祂共嘗苦杯。^[19]在這期間，教堂講台上不放置花，信徒不舉行婚禮，娛樂活動也相應停止。所有基督徒都以心靈懺悔，接受赦免。

大齋期的第一日稱為聖灰日（星期三），標誌著大齋期更新旅程的開始。大齋期傳統的顏色是紫色。而大齋期最後一周為受難周，這是教會年曆裡最具意義的敬拜時刻，為期七天，從棕枝主日開始到聖三日結束。其主要特色是把一切紀念和崇拜活動，與主耶穌在世最後一星期的事跡和身處的環境連上關係，^[20]從而讓信徒在神聖的禮儀活動中切身感受到主基督救贖的真實。這禮儀的真實性能對基督徒產生巨大的影響，是一種基本動力，使教會年曆朝著彰顯基督的生命的方向發展，使參與崇拜的信徒也在整個教會年曆裡以此方向生活。^[21]

聖三日是紀念主的受難、埋葬和復活的慶典，通常超過三天（周四濯足日、周五受難日、

周六/復活大守夜和周日）。其作為一個崇拜被慶祝，旨在凸顯主耶穌的死亡和復活的神聖動作之間的統一性，是教會年曆的核心慶典。這個旅程帶領信徒進入最後的晚餐到十字架，從十字架到復活的清晨。

5·復活節期

復活節期總共有八周，為期五十天，從復活節到聖靈降臨節，稱為「偉大的五十天」（The Great Fifty Days）代表喜樂和慶祝。^[22]復活節根據陰曆，在每年春分月圓後的第一個主日慶祝（如果月圓的這一天正好是「主日」，則復活節順延一周）。春分之後日長夜短，光明長於黑暗。月圓之時，漆黑的夜晚被光輝照耀。^[23]基督徒如此慶祝復活節，表明基督「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的人。」（約1:9）與復活周期相關的節日每年都在變化，因此也被稱為「日期不定的節日」。實際上，復活節是基督教最早慶祝和持守的節日，因為基督復活的能力，轉變更新基督徒成為基督的身體，也轉變基督徒的時間概念一過去、現在和將來。^[24]在禮儀實踐方面，直到升天節為止，復活期的講道集中於主復活後的顯現和裝備使徒從事見證上帝國度的工作，^[25]可頌唱哈利路亞。

聖靈降臨節（Pentecost），是復活節後的第50天，聖靈降臨在門徒身上。這原是猶太人慶祝土產收成的節日，剛好在大麥收割之後，小麥初熟之時。在基督教的年曆裡，聖靈降臨節象徵著新的開始，慶祝上帝所賜之聖靈沛降於世，並賜予教會權柄和能力，將福音傳遍地極。^[26]「聖靈降臨節」通常也被視為教會的「生日」來慶祝。

6·第二個常年期

從聖靈降臨節之後直至將臨期為止被稱為第二個常年期，是教會年曆裡最長的節期，顏色為綠色，這期間的講台證道以初期教會的形成為重點，特別強調聖靈的能力如何在使徒的傳道事工裡彰顯，以及新約聖經的寫成和教導。^[27]

傳統上在聖靈降臨節之後的第一個星期日慶祝三一主日，標誌著承認三位一體之上帝三個位格共存，從永遠到永遠。^[28]常年期的最後一個主日是基督君王主日。因此，它作為常年期的



最後主日，直接導向進入將臨期，開始新的基督年循環。基督君王主日，強調基督耶穌統管萬物的主權，並宣認祂末世性的應許。通常以白色作為基督君王主日的祭色，金色或者一些紫色也可以作為權柄的表達，同時使用一些君王的象徵，尤其是配合十字架的使用。

（二）主日崇拜：每周的神聖相聚

每周定期崇拜是以主日為根據，主日（Lords' Day）是基督徒以慶祝主耶穌的復活為中心進行崇拜的日子。根據聖經四福音書的記載，耶穌在安息日前一天（今星期五）釘十字架受難，第三天（今星期日）復活。為紀念耶穌從死裡復活，完成祂的救贖大功，基督徒就將這一天定為「主日」，同時舉行禮拜活動。因此，主日又被稱為「禮拜日」或者是「復活日」。它繼承了舊約守安息日的精神，紀念創造和拯救的上帝，是基督教禮儀年度的基礎與核心。^[29]教會在這日因著信徒的聚集、神話語的宣講及祈禱來紀念耶穌基督的復活，並引人及萬物進入由基督開啟的新創造。^[30]

從神學來看主日禮拜的意義，它大致有三個方面的意義：

第一，主日為七日的第一日，根據《舊約》記載，早期的基督徒以這日為宇宙被造的紀念日，這日不僅紀念這世界被造成，而且還代表著上帝再造之工的開始，是一個全新的開始。^[31]基督教禮儀學家約翰·丹尼路曾寫道：「在第六天，創造之工完結；第七天，上帝歇了祂一切創造之工，安息了。但是，《福音書》記載，道成肉身的主這樣說：『我來為要完成父差我來作的工。』」。^[32]所以，這天也標誌著舊有創造的結束，全新創造的開端。

第二，基督的復活給人帶來了平安、快樂、生命和希望。基督徒在主日藉著崇拜與上帝聯合，同時基督徒之間因基督所成就的而心靈合一，彼此交通，彼此禱告、彼此侍奉、彼此聯絡、彼此相愛。

第三，主日為第八天，這概念帶著希望將來的氣息，第七天是安息的標記，第一天是再創造的象徵，第八天正代表著未來的天地。因此，這

概念保存著初期教會對主將要再臨的盼望。^[33]

在基督教崇拜禮儀中，「靜」是一種普遍的規定。靜與敬畏有關。《哈巴谷書》第二章 20 節說：「惟耶和華在他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他面前肅敬靜默。」奧托（Rudolf Otto）在其名著《論神聖》中寫道：「這不是在上帝面前的啞口無聲，而是在上帝面前的等待，等待上帝的臨在，等待聖靈的降臨和話語……靜是莊嚴、神聖和多層面的宗教操守……不但是為了『知道上帝的臨在』，更是為了大致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與上帝契合。」^[34]因此，基督徒在主日崇拜之前，需要排除一切外在的干擾，保持敬虔、謙虛和平靜的心；衣著要端莊整潔，不能只穿汗背心、超短裙、短襯褲和拖鞋進入教堂；戴帽子的人，在進教堂後應將其摘掉，這表示一種對上帝的虔誠。

目前絕大多數中國教會主日崇拜所依循的禮儀程序大致有序樂、問安、宣召、唱詩、禱告、詩班獻唱、讀經、講道、祝福、散會。這程序中的每一項都以不同的方式，從不同層面宣告著神的聖道：在序樂中，信徒安靜自己預備進入崇拜，迎見超越之神臨在於會場和會眾之中；在唱詩讚美中頌揚神的創造、救贖的奇妙與偉大；在祈禱中感恩神的憐憫與引導，並接受從神而來的安慰與幫助；在聖經的宣讀和講道中，聆聽上帝的話語，讓真理光照內心，從而歸正生活；最後的祝福及《阿們頌》則是一個呼召，告訴所有敬拜者，要帶著神的安慰、神的憐憫、神的吩咐在生活中實踐信仰，因此，祝福、散會與其說是一場聚會的結束，不如說是生命更新的新開始。

綜上所述，時間在基督教禮儀崇拜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基督徒的時間觀念的中心點就是基督事跡，即基督降生、顯現、受死和復活，聖靈降臨，和基督再來。在禮儀活動中，基督徒在當下時刻重現耶穌過去的事件，藉重現更新當下，又藉重現使未來具備價值和意義，從而聖化當下的時刻。^[35]基督徒每年、每周、每日按應有的次序和方式紀念和慶祝基督所完成的救贖大功，讓基督活現在身邊，使自己原有的生命不斷被聖化，在基督裡逐漸得以成長。

三、禮儀空間：神聖與世俗的交界

基督教禮儀空間是信徒與上帝相遇、互動的神聖場所，是信仰實踐的重要載體。為俯就局限於空間中的人，超越的上帝選擇在特定的地方與人相遇。亞伯拉罕每到一處，便築起一座壇（創 12:7-8, 13:18）。壇是人以牛羊獻祭崇拜上帝的場所，也是上帝因其名而賜福於人的所在（出 20:24）。耶路撒冷聖殿是舉行崇拜、獻祭和禱告的所在，是神人相遇的神聖空間。耶穌基督以其身體取代聖殿的位置，從此之後，基督徒的禮儀空間就不是以場所，而是以聚集起來的團體為中心，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耶穌的名聚會，復活的基督就在他們中間（太 18:20）。信徒聚集在哪裡，那裡就是上帝的殿。耶穌也曾在雅各井旁對撒瑪利亞婦人說：「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上帝是個靈（或無「個」字），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約 4:23-24）因此，可以說禮儀崇拜可在任何地方舉行，每個基督徒都明白這重要的原則。但是，有形的聚會場所，作為這個團體的空間標記，助人實現在基督裡的聚集。^[36]

（一）禮儀空間的歷史演變

在整個基督教的歷史進程中，基督徒曾經在各種不同的地點舉行崇拜一家裡、地下墓穴、田野、溪水旁、監獄裡、輪船上、航班上。然而不論是以前還是現在，基督徒進行禮儀崇拜的場所一般都是教堂，教堂是基督教諸多禮儀活動以及保持教會健康有序發展的重要載體之一。人們走進教堂如同進入了社會空間的特殊區域，置身在一種特殊的、不同於其他生活環境的環境之中。教堂是神和人交流的地方，是真正聖所的影像（來 9:24）。^[37]

從基督教（包括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和東正教）的發展歷史及世界範圍來看，其教堂的建築形式主要有四種：羅馬式、拜占庭式、哥特式和斯拉夫式。宗教改革運動之後，隨著宗教禮儀的簡化，基督教的教堂建築也趨於簡樸，從而形成與以往迥然不同的建築風格。因此，基督教教堂

的典型特色就是崇尚簡樸之風，突出「廉」「儉」，給人以簡潔明快之感。教堂內不會有聖像，不會懸掛各種聖人的遺物，四壁也沒有華麗的畫像和各類裝飾，只是在聖台上放置一個十字架。

在基督教教會裡，十字架是記號，一般教堂的尖頂上都立有十字架，在教堂的講台上都立有十字架，這意思是指人來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倚靠自己的功勞，而是依靠基督的十字架人才能得到救贖，人才有資格站立在上帝面前。

基督教信仰亦反映於教堂的布置和空間的使用上。基督教新教教堂布置的其中一項特色在於講台的位置，一般設於教堂前端的中央或前端的一旁，但總是設置於高台上，讓會眾容易看見。這樣做的目的是，為要顯示基督教信徒對上帝話語的重視和注重講道。另外一項特色就是，聖餐桌子被置於講台前並比講台的位置低，或是被置於略為遜色的地方，顯示聖餐沒有講道重要。

基督教傳入中國後，新教教堂建築的原則和特色亦引入中國，因此中國基督教教堂並無奢華、重彩之範例，而較為儉樸、平實。在吸納西方建築技術和風格的過程中，中國基督教建築最初乃採取了對之全面移植式、中介移植式、引進移植式和混合介入式等方式，但隨著基督教在華「中國化」「本色化」的發展，採用中西合璧式樣的教堂建築日漸增多，在西洋現代建築模式中融入了中國建築古色古香的風格。一些來華傳教士對中國園林和宮殿式建築產生出濃厚興趣，對中國的庭院布局亦頗為欣賞。正是在這種中西文化的對比和互滲中，中國基督教的教堂建築形成了自己的獨特性。

（二）禮儀空間的社會功能

基督教禮儀空間不僅是信仰實踐的場所，還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它不僅是信徒聚集的地方，更是社會整合和集體意識強化的重要機制。涂爾幹指出，空間本沒有上下、左右及南北之分，我們之所以對空間進行劃分，是因為來源於社會的情感價值發揮著功用。^[38]宗教儀式的空間布局是神聖空間構建的重要組成部分。教堂作為基督教禮儀的主要場所，其設計往往遵



循著特定的原則，旨在營造出一種超脫於世俗的神聖氛圍。從羅馬式、拜占庭式到哥特式、斯拉夫式，不同歷史時期的基督教教堂建築，雖風格迥異，但均致力於通過高聳的尖頂、宏大的內部空間以及精美的宗教藝術，將信徒帶入一個與世俗世界截然不同的神聖領域。在涂爾幹看來，教堂的神聖性不僅來源於其物理空間的特殊性，更在於其作為集體聚集地的社會功能。信徒在教堂中共同參與禮儀活動，通過共同的信仰表達和行為模式，強化了彼此之間的社會聯繫與集體認同感。這種集體認同感，正是宗教作為社會整合機制的核心所在。

進一步地，涂爾幹指出，教堂內的空間布局與裝飾元素，往往承載著深厚的象徵意義。例如，十字架作為基督教的核心符號，不僅象徵著耶穌基督的犧牲與救贖，還代表著信徒們對上帝的信仰與敬畏。在教堂的尖頂上、講台上，乃至信徒們的胸前，十字架無處不在，時刻提醒著人們基督教的信仰核心與價值觀。此外，教堂內的聖壇、聖像、壁畫等宗教藝術，也是神聖空間構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藝術作品不僅美化了教堂的環境，更通過其象徵意義，深化了信徒們對基督教信仰的理解與認同。例如，聖壇上的聖餐器具，象徵著耶穌基督的身體與血，提醒著信徒們在禮儀中分享基督的救贖之恩；教堂內的壁畫，則往往描繪著基督教的聖經故事與信仰主題，引導著信徒們深入思考基督教的信仰內涵與價值追求。

四、有形標記：信仰的物質表達與象徵

基督教的信仰認定上帝創造的美善，上帝藉著祂的智慧和權能創造萬有，受造之物就是創造主智慧的明證。^[39] 在基督徒看來，一切的自然事物，出於上帝的創造，為上帝所意願。它們全然屬於上帝，其存在本身就是上帝與萬物之間的普遍之約的證據。在上帝的眼中，它們都是「好的」。上帝也藉著祂創造的大自然啟示祂自己。詩人在《詩篇》19 篇 1 節中說道：「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因此，屬

靈的事情可憑藉物質的事物表明。二世紀末的神學家特土良就指出：「無可置疑，上帝創造物質，藉此管理地上事物的作息，並以此作為表明天上事物的媒介。」^[40] 特土良的觀念反映出初期教會的整體共識，以聖經為根據，認定上帝創造這有形體的萬物，藉著祂所造的宇宙萬物，上帝是明明可知的。

基督信仰的核心乃是，主耶穌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永恆的道披上身軀成為人，正如約翰所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約 1:14）這歷史事實證明一個原則，就是屬靈的真實可藉世間的形體模式顯明。上帝以祂所造之物（祂兒子的肉身）成為救恩的工具。因此，有形有體的受造物，在崇拜裡亦具其地位。在與上帝的會晤裡，基督徒透過禮儀中有形有體的行動與具體事物，再次確實承認那藉著耶穌基督堅立的永約。因此，禮儀崇拜裡需要使用有形之物。人既有肉身，並且生活在有形有體的世界裡，那些身體力行，按著形式、透過符號而產生的崇拜，也是屬靈的敬拜，因為這種敬拜顯示永恆的真理，永恆的真理是崇拜最終極的據點。就如道成肉身是無形體的道，以有形體的樣式存在；同樣，在敬拜裡，有形體的模式成為了工具，讓教會把靈裡的敬拜，獻於父上帝面前。

在基督教信仰中，上帝以自己的形象與樣式造人，使人具有理性和自由的創造力，成為「有靈的活人」。人能給各樣事物命名，並以言語回應上帝的呼喚。這意味著人具有文化創造的能力，能夠以動作、象徵甚至整個的文化體系，來表達或實現人對超越性精神世界的渴望。^[41] 教會沒有廢棄自然與文化中的言語、動作和事物，而是將之加以吸收、淨化和提升，使之成為實現基督教救恩和聖化人類的有形工具。^[42]

自然事物如水、餅、酒、油等，是禮儀的標記。當上帝創造萬物時，聖靈在淵面上運行，孕育萬物。水不具備形式，可任意塑造，又是生命之必需。水也是上帝救贖的工具。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時，上帝分開紅海的水，讓以色列人經過，卻淹沒追趕的埃及軍兵。經過紅海之水後，以色列人成為自由之民。耶穌自喻為水，祂要在人的

生命裡如活水的江河，直湧到永生。在末世的新天新地裡，有明亮如水晶的生命河，從上帝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啟 22:1）。聖靈藉著水，以洗禮標記並實現新生命的誕生。餅、酒、油既是自然之物，又經過人的勞動，代表著人類文化的成果。酒還是歡慶的象徵。吃、喝是人類生存之必需，也是生命之交流、分享、聯合的標誌。人是因為吃「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而被逐出樂園，也要因為吃基督的聖體、喝基督的聖血而進入永生。^[43]

動作，乃至更廣義的生活本身，也是禮儀的標記。動作，是人精神世界的外在表露，標記並實現人際之間的社會關係。例如，擁抱既是人際之間愛的流露，亦實現人與人之間愛的關係。上帝以歷史行動實現對以色列人的拯救與愛，耶穌以宣講、觸摸等動作實現對人的憐憫。結合於餅酒等有形之物，耶穌以「拿起、祝謝、擘開、遞給」的連貫動作，將祂的生命傳遞給門徒們分享。這個禮儀動作表明，將生命與祝福傳遞給他人，正是基督徒生活之根本。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由一男一女結合而成的婚姻，使人在一體生活中彼此交付、相互成全，標記出基督與教會之間的愛情與忠貞。禮儀是基督徒生活的源泉和動力，而生活則始終是禮儀的標記和實現。

[44]

因此，禮儀總是借助於有形可見的具體事物來進行，它們成為上帝無形恩典的標記、象徵和工具。要實現上帝與人的相遇和聯合，這些事物是必不可少的。因為人類作為被造物，需通過這些事物，才能與無形的上帝相遇。作為有限的受造物，作為罪人，人類必須從肉身開始，才能攀登靈性的生活。上帝俯就人，謙卑地將自己的無限隱蔽地收納於這些事物之中。當有形標記如話語、水、餅或酒等出現時，天上的無形恩典也針對基督徒的內心運作，信徒以相應的虔誠之心加以領受，禮儀所具的聖化人類、讚美上帝的果效就實現出來。^[45]

需要注意的是，禮儀需要由事物來標記並實現，但標記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媒介。它所表達的，為要使看見標記的人明白其僅是代表，並

服務於它所指向的事物。實際上，基督徒敬拜時採用的有形標記，代表靈裡的一種實存。因此，十字架代表耶穌在歷史裡成就的事；跪下、舉手的動作代表上帝是配受敬拜的和上帝是偉大的。因此，標記重要之處在於其所代表的事物，而不是標記本身。另一方面，人因著有形的標記而領會其寓意，並且想像力被挑起、心靈因而受感，那標記就別具意義。因此，十字架可以引動基督徒向上帝讚美，而某一動作也可能表示在上帝面前的俯伏謙卑。由此可見，所有標記都有外在、內在和屬靈的特質。外在特質是有形的實體，諸如一個十字架或適當的手勢；內在的特質就是一個群體（教會）給予該標記的詮釋；屬靈特質就是個人或群體因著該標記的外形及寓意而引動的屬靈力量。由此之故，有形的標記需要透過基督徒的信心，才能成為敬拜的途徑。

綜上所述，我們審視基督教禮儀的基本要素時，通常是從單一的、靜態的角度進行考量和演繹實踐。然而，科學地分析基督教禮儀的基本要素，應當是多元的、基於相互理解與彼此影響的過程。這一點，無疑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和深思。

五、神聖區域與結構象徵：涂爾幹及德勒茲理論視域下的跨越與融合

在探討基督教禮儀空間時，我們已經從涂爾幹的「神聖場域」理論出發，理解了禮儀空間作為社會整合與集體意識強化的重要機制。然而，涂爾幹的理論更多關注對宗教儀式空間的靜態分析，而對空間在動態過程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著墨較少。在這一方面，德勒茲的結構主義象徵學為我們理解基督教禮儀空間的動態性提供了有益的補充與拓展。

（一）禮儀空間的動態性：德勒茲結構主義象徵學的啟示

德勒茲在其象徵學理論中，強調了符號與象徵的動態性與生成性。他認為，符號不僅僅是靜態的、固定的意義載體，更是動態的、生成的意義過程。在禮儀空間中，符號與象徵通過信徒



的行動、儀式的進行以及空間的布局，不斷生成著新的意義和價值。以教堂為例，教堂內的十字架、聖像、壁畫等元素並非孤立存在，而是通過信徒們的共同行動與互動，形成了一個動態的意義網絡。在禮儀過程中，信徒們通過誦讀經文、祈禱、唱詩、領聖餐等行為，與教堂內的符號與象徵產生了深刻的互動與聯繫。這種互動與聯繫，不僅強化了信徒對信仰的理解與認同，還通過集體的情感共鳴和行動，豐富了禮儀空間的象徵內涵。

此外，德勒茲的理論還揭示了禮儀空間中符號與象徵的層次性與複雜性。在教堂這一禮儀空間中，符號與象徵並非單一存在，而是相互交織、相互滲透，形成了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意義體系。例如，十字架作為基督教的核心符號，在教堂內不僅以實體的形式存在（如講台上的十字架雕塑），還以抽象的形式融入到了教堂的建築風格、裝飾元素以及信徒們的禮儀行為之中。這種層次性與複雜性使得信徒在禮儀過程中能夠體驗到更加深刻和豐富的精神感受。

（二）有形標記與儀式空間的互動：從涂爾幹到德勒茲的綜合視角

在涂爾幹與德勒茲的理論框架下，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討基督教有形標記與儀式空間的互動關係。有形標記，如十字架、聖餐器具、教堂建築等，作為基督教信仰的物質載體，不僅承載著深厚的象徵意義，還通過與儀式空間的互動，生成新的意義與價值。

首先，有形標記作為禮儀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設計與布局往往遵循著特定的原則與規律。這些原則與規律，不僅體現了基督教的信仰體系與價值追求，還通過與儀式空間的互動，強化了信徒們對信仰的理解。例如，教堂內的十字架雕塑，其位置、大小、材質等設計元素均經過精心考量，旨在營造出一種超脫世俗的神聖氛圍。當信徒們走進教堂，看到高聳的十字架雕塑時，內心往往會湧起一種敬畏與虔誠的情感，這種情感正是信仰在儀式空間中的具體體現。

其次，有形標記與儀式空間的互動，還體現在信徒們的共同行動中。例如，在領聖餐儀式

中，信徒們通過分享聖餐器具中的餅與酒，體驗到了耶穌基督的身體與血所帶來的救贖之恩。這種體驗不僅加深了信徒們對信仰的理解，還通過集體的行動與情感共鳴，生成了一種超越個體的集體意識與歸屬感。

最後，有形標記與儀式空間的互動還體現在對信徒精神生活的影響上。在禮儀空間中，有形標記與儀式行為通過不斷的互動，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與精神場域。這種文化氛圍與精神場域，不僅影響著信徒們的信仰態度與行為模式，還潛移默化地塑造著他們的精神世界與價值觀念。並且通過他們的言行舉止，影響著周圍的人群與社會環境。

（三）有形的標記與儀式空間的象徵動力學

象徵動力學作為宗教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致力於揭示符號與象徵在宗教儀式中的生成、傳播與影響機制。將這一理論框架應用於基督教有形標記與儀式空間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其背後的象徵意義與動力學機制。

1. 有形標記的象徵生成機制

有形標記作為基督教禮儀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象徵意義的生成並非固定不變的，而是與整個儀式空間的氛圍、信徒們的情感與行為模式密切相關。在儀式空間中，有形標記通過其獨特的形態、色彩、材質等物理屬性，以及信徒們的共同行動與互動，不斷生成著新的象徵意義。

首先，有形標記的物理屬性是其象徵意義生成的基礎。例如，十字架的形態與材質不僅體現了耶穌基督的犧牲與救贖精神，還通過與教堂建築、裝飾元素以及信徒們的服飾等物理環境的互動，營造出一種獨特的神聖氛圍。

其次，信徒在禮儀中的行動（如祈禱、唱詩）也是有形標記象徵意義生成的重要機制。例如，在領聖餐儀式中，聖餐器具（餅和酒）本身是象徵元素，其意義並非預先設定，而是通過信徒的分享、祈禱以及牧師的祝聖而生成。信徒通過共同分享聖餐，不僅體驗到基督的身體與血的象徵意義，還通過集體行動感受到教會的團契和上帝的同在。

2·儀式空間的象徵傳播機制

儀式空間作為有形標記與信徒們共同行動與互動的場所，其象徵意義的傳播機制同樣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在儀式空間中，象徵意義的傳播並非單向的、線性的過程，而是多向的、循環的過程。這種多向、循環的傳播機制不僅豐富了儀式空間的意義內涵，還通過不斷的互動與生成，使得象徵意義得以在信徒們之間廣泛傳播與深化。

首先，儀式空間的物理布局與裝飾元素是其象徵意義傳播的基礎。例如，教堂內的十字架雕塑、聖像、壁畫等宗教藝術不僅美化了教堂的環境，還通過其象徵意義，引導著信徒們深入思考基督教的信仰內涵與價值追求。這些宗教藝術通過視覺、聽覺等多種感官渠道，將象徵意義傳遞給信徒們。

再者，信徒們的共同參與也是儀式空間象徵意義傳播的重要機制。例如，在唱詩儀式中，信徒們通過齊聲歌唱讚美詩，不僅表達了對上帝的敬畏與讚美之情，還通過歌聲的傳播，將象徵意義傳遞給整個儀式空間中的其他信徒。

3·有形標記與儀式空間的象徵影響機制

有形標記與儀式空間的象徵影響機制主要體現在其對信徒們精神世界與文化生活的深遠影響上。首先，有形標記與儀式空間的象徵意義對信徒們的精神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儀式空間中，信徒們通過長期的參與與體驗，逐漸形成了對基督教信仰的堅定信念與深厚情感，這種信念與情感成為了他們精神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有形標記與儀式空間的象徵意義也對信徒們的文化生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儀式空間中，信徒們通過參與禮儀活動，不僅體驗到了基督教信仰所帶來的精神滿足與心靈慰藉，還通過與其他信徒的互動與交流，豐富了自己的文化生活與社交圈子。例如，在教堂的社交活動中，信徒們通過與其他信徒的交流與分享，不僅增進了彼此之間的了解與友誼，還通過共同的興趣愛好與信仰追求，形成了獨特的社群文化與生活方式。

總之，宗教儀式和宗教信仰、宗教教義一樣，是集體意識神聖性的體現。它以一種共同的目標將人們的活動置於一種神聖的意義體系中，並持續地加強著信仰、情感和道德責任，把集體意識內化於個人意識中，使人們感到對社會規範的服從不是強迫性的，而是自覺自願的，從而加強了集體意識的社會整合功能。也許這正是我們從涂爾幹的神聖區域到德勒茲結構主義象徵對基督教禮儀的理解、認知、闡釋和實踐。

（四）基督教禮儀空間的現代轉型與本土化探索

基督教禮儀空間作為宗教社會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不僅承載著深厚的象徵意義與社會功能，還通過與有形標記的互動與生成，不斷創造著新的意義與價值。從涂爾幹的宗教社會學視角到德勒茲的結構主義象徵學啟示，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基督教禮儀空間的複雜性與多樣性。

隨著時代的發展與社會的變遷，基督教禮儀空間面臨著現代轉型與本土化探索的雙重挑戰。一方面，隨著科技的發展與全球化的推進，基督教禮儀空間的形式與內容也在不斷創新與拓展；另一方面，隨著中國文化的崛起與民族自信心的增強，基督教禮儀空間的本土化探索也成為了必然的趨勢。

在現代轉型方面，基督教禮儀空間開始更加注重科技的應用與創新的嘗試。例如，一些教堂開始利用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等現代科技手段，為信徒們提供更加沉浸式的禮儀體驗。這種創新不僅豐富了禮儀空間的形式與內容，還通過科技的力量，使得基督教信仰更加貼近現代人的生活與需求。

在本土化探索方面，基督教禮儀空間開始更加注重與中國文化的融合與對話。例如，一些中國基督教教堂在建築風格、裝飾元素以及禮儀行為等方面，開始融入更多的中國文化元素與審美趣味。這種本土化探索不僅增強了基督教禮儀空間在中國文化語境下的適應性與生命力，還通過與中國文化的對話與交流，促進了



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與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禮儀空間的現代轉型與本土化探索並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織、相互促進的。一方面，現代轉型為本土化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與方法；另一方面，本土化探索也為現代轉型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動力。因此，在未來的發展中，基督教禮儀空間應繼續堅持現代轉型與本土化相結合的路徑，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迎接時代的挑戰與機遇。

（五）基督教禮儀空間在當代社會的變遷與挑戰

當代社會的快速變遷對基督教禮儀空間提出了新的挑戰。科技的發展和全球化的推進，既為禮儀空間帶來了創新的機遇，也對其傳統模式和價值觀念構成了衝擊。

1. 科技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科技的飛速發展為基督教禮儀空間的創新與變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一方面，以虛擬現實（VR）和增強現實（AR）為代表的先進技術，為信徒們提供了全新的宗教體驗方式。通過這些技術，信徒們即使在家中或其他非傳統宗教場所，也能夠身臨其境地感受到教堂的宗教氛圍和文化意義，從而豐富了他們的宗教體驗和文化生活，進一步拓展了基督教禮儀空間的影響力和傳播範圍。

另一方面，科技的發展也給基督教禮儀空間帶來了諸多挑戰。隨著人們生活方式和娛樂方式的日益多樣化，信徒們對基督教禮儀空間的需求和期望也在不斷升級。這促使基督教教堂必須不斷創新和改進自身的禮儀空間和服務方式，以更好地滿足信徒們的需求和期望。

總之，科技的發展對基督教禮儀空間既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如何在科技的浪潮中把握機遇，應對挑戰，是基督教教堂需要深入思考和積極探索的重要課題。

2. 全球化的衝擊與挑戰

全球化加速推進，對基督教禮儀空間傳統模式與價值觀念產生衝擊與挑戰，其發展受多種因素影響與制約。一方面，全球化深入發展促使不同文化宗教交流融合日益增多，要求基督

教教堂在保持傳統特色的同時，借鑒吸收其他文化和宗教的優秀成果與經驗教訓，促進自身創新發展。另一方面，中國文化的崛起與民族自信心的增強，推動了基督教禮儀空間的本土化探索不斷深入拓展。因此，基督教禮儀空間在未來發展中應堅持開放包容姿態，積極應對時代挑戰機遇，為信徒提供更豐富多元的精神生活與文化體驗。

基督教禮儀空間的發展與社會變遷息息相關，探討其社會學意義時，需置於廣闊社會背景與文化語境中考量分析，如此才能全面深入理解其本質特徵，為未來發展提供有益參考借鑒。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宗教之間的交流與碰撞日益頻繁，既促進了宗教間的理解與合作，也帶來了諸多衝突與挑戰。同時，科技的飛速發展也為基督教禮儀空間的創新與變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如互聯網的普及和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也為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他們利用這些技術進行網絡詐騙和非法傳教等活動，嚴重侵害了信徒們的合法權益和宗教信仰。因此，基督教教堂必須加強網絡安全和防範意識，採取有效措施確保信徒們的宗教信仰和合法權益不受侵害。

綜上所述，基督教禮儀空間在全球化背景下既面臨著文化融合與創新發展的機遇，也面臨著文化衝突與信仰危機等挑戰。如何在保持自身傳統特色的同時，積極借鑒吸收其他文化和宗教的優秀成果，實現本土化與現代化的有機結合，是基督教禮儀空間未來發展需要深入思考和積極探索的重要課題。

結語

基督教禮儀，作為信仰的外在表現形式，不僅是信徒與上帝相遇的重要橋梁，更是基督教文化傳承與社會整合的重要載體。通過對基督教禮儀基本要素的深入解讀，結合涂爾幹的「神聖場域」理論與德勒茲的「結構象徵」理論，我們能夠更加全面地理解禮儀在信仰、文化和社會中的多重意義。

從上帝聖言的宣講到充滿神聖感的時間

節奏，從禮儀空間的神聖性到有形標記的象徵性，基督教禮儀的每一個要素都承載著深邃的神學內涵和文化價值。禮儀年周期性的紀念活動、主日崇拜的聚集以及禮儀空間的社會功能，共同構建了基督教信仰生活的多彩畫卷。這些禮儀要素不僅塑造了信徒的信仰觀念和生活方式，也在社會中扮演著凝聚人心、強化集體意識的關鍵角色。

然而，隨著現代社會的快速變遷，基督教禮儀空間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與機遇。科技的飛速發展為禮儀體驗帶來創新的可能性，但同時也對傳統禮儀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全球化的推進促使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碰撞，使得禮儀空間的本土化探索成為必然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基督教禮儀空間的現代轉型與本土化實踐顯得特別重要。

結合當前系統推進基督教中國化的努力，中國基督教應當積極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元素，充實和豐富宗教禮儀的內涵，使其更鮮明地體現出中國文化的本土特色。通過這種融合，基督教禮儀不僅能夠更加貼合中國社會的文化語境，更能在傳承信仰的同時，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展現出更具時代化和本土化的生命力。基督教禮儀將在現代社會中發揮其獨特的價值，成為信仰傳承、文化對話和社會和諧的關鍵力量。

總之，基督教禮儀不僅是信仰的外在表達，更是文化與社會的紐帶。透過對禮儀要素的深入研究和實踐探索，我們不僅能夠更深刻地理解基督教信仰的豐富內涵，也能為禮儀空間在現代社會中的持續發展提供富有創意和前瞻性的思考。

[1] 游斌：《基督教禮儀要理問答》（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1年），第22頁。

[2] 同注[1]，第18頁。

[3] 同注[1]，第18頁。

[4] 韋柏，何李穎芬譯：《崇拜：認古識今》（香港：宣道出版社，2003年），第152頁。

[5] 潘家駿：《聖事禮儀神學導論》（台北：光啟文化事業，2008年），第125頁。

[6] 李熾昌等：《基督教會崇拜的重探》（增訂版）（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2000年），第108頁。

[7] 《崇拜靈修記事手冊》（上海：中國基督教兩會，2023年），第38頁。

[8] 同注[6]，第109頁。

[9] 同注[1]，第26-27頁。

[10] 康志傑：《基督教的禮儀節日》（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36-137頁。

[11] 同注[10]，第137頁。

[12] 同注[10]，第138頁。

[13] 同注[4]，第213頁。

[14] 張永信：《崇拜—神學·實踐·更新》（香港：天道書樓，2008年），第300頁。

[15] 同注[7]，第72頁。

[16] 洪溫柔：《教會年曆和歲時節期》（台南：基督長老教會台灣教會公報社，2018年），第18頁。

[17] 同注[10]，第171頁。

[18] 同注[4]，第213頁。

[19] 同注[4]，第214頁。

[20] 同注[4]，第214頁。

[21] 同注[4]，第215頁。

[22] 同注[4]，第215頁。

[23] 同注[1]，第85頁。

[24] 同注[7]，第137頁。

[25] 同注[4]，第215頁。

[26] 同注[7]，第155頁。

[27] 同注[4]，第216頁。

[28] 同注[7]，第159頁。

[29] 同注[10]，第130頁。

[30] 同注[1]，第84頁。

[31] 同注[4]，第218頁。

[32] 謝炳國：《基督教儀式和禮文》（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54頁。

[33] 同注[4]，第218頁。

[34] 同注[32]，第52頁。

[35] 同注[4]，第210頁。

[36] 同注[1]，第27頁。

[37] 同注[32]，第217頁。

[38] [法]愛彌爾·涂爾幹，渠東、汲哲譯：《宗教生活的形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頁。

[39] 同注[4]，第133-134頁。

[40] 同注[4]，第135頁。

[41] 同注[1]，第25頁。

[42] 同注[1]，第79頁。

[43] 同注[1]，第27-28頁。

[44] 同注[1]，第28頁。

[45] 同注[1]，第28頁。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Christian Liturgical Elements: Using Emile Durkheim's Sacred Field and Gilles Deleuze's Structural Symbolism as Theoretical Frameworks

Li Baijia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Christian liturgy represents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Christian believers' worship of God, as well as a devout expression of their inner faith in Him. It is an outgrowth of the core of faith, and in the faith life of Christians, elements such as the divine word, time, space, and symbols often serve as the means and content of their worship of God. This article first explores the cultural and th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liturgical elements such as the divine word, sacred time, liturgical space, and tangible symbols, revealing their core status in Christian faith. Subsequently, it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ore doctrines, theological ideas, and church traditions embedded in Christian liturg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mile Durkheim's "sacred field" and Gilles Deleuze's "structural symbolism," in order to uncover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aith interpretation,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social functions within Christian liturgical space. Finally, combining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indigenous exploration,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hang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Christian liturgical spac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hristian liturgy is not only an external expression of faith but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believers to encounter God, facilitat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transmit culture.

Key Words: Christian Liturgy, Sacred Field, Structural Symbolism, Social Function, Cultural Connotation